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钱眼识人

潘多拉的“火锅”

这个国庆档我唯一看的电影是七旬导演张艺谋第二部都市题材《坚如磐石》，这是一部在豆瓣评分上勉强及格的作品，成片不乏断裂，因而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期待已久的观众来说都是遗憾，它在华语电影类型的开拓意义又是不言而喻的，这部作品的出现本身就堪称异数，将同题材表达的“凶猛”地掘进了好几层炼狱，电影上映数日，想必那些还在当“特种兵”奔波在返程路上的观众也都通过社交平台知道电影有不小规模的删改，我们评价一部电影到底应该是成片，还是靠想象补足的完整版，一直都没有确定的答案，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脑子里马上就想到同在重庆拍摄的《少年的你》、曾经的《白鹿原》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观点的分歧也是这部“石头记”的磁场特质。

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细节触目惊心，值得深思的。周冬雨饰演的女警察有句台词，说有些盒子是不能打开的，打开就再也关不上，这不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关着泼天的欲望，也有惊悚骇俗的真相。在片中，有这样能量的东西至少有三个，一旦打开就会搅动黑白两界，引起激烈的连锁反应。这三个又是层层递进，就像俄罗斯套娃。第一个是后厨套娃，第二个是这位受害人朱丽留下的红色手机，里面是反派的犯罪证据。第三个就是于和伟扮演的“大佬”黎志田当年当棒棒军时在江边扛货的竹筒，里面装着很多U盘，装着大量违法证据。

还有一个地方我是点赞的，张艺谋为电影创造了火锅式的影像风格，很重庆又很不

重庆。

每一幅画面至少有三种颜色，就像热辣鲜活的锅子，食材丰富，就像人的欲望，人的心思，变幻莫测。说很不重庆，是因为在山城取景的华语佳作真的很多，比如《少年的你》。但两者截然不同，老谋子镜头里的重庆，有人说是赛博朋克风，很魔幻，似真似假。但我更觉得，这大概就是炼狱的画风，哪怕是黎志田远眺江面的高楼大厦，金色的阳光铺在衣冠禽兽身上，也传递了瘆人的死气，他们手中有血淋淋的罪恶，炼狱也像火锅，生人入汤，痛不欲生。

张艺谋的努力显而易见，保留的部分已经是远超类型标准，暴力场景的出现不是为了制造惊吓噱头，而是要让这些原本取材于真实案例的素材走出“灯下黑”，从火锅里被翻出来，被曝光。或许它们只能借由戏剧化的路径才能现行，但是在这个流行甜糯、软萌情绪、多巴胺滤镜的年代里，我们也对黑暗应该有警醒，有足够的定力不被吞噬，成为潘多拉盒子里永不见光的素材。《坚如磐石》的片名原本是《过河之卒》，电影里明示是最佳音扮演的苏见明，一个倔脾气的科长为了成为真正的警察，决定过河挑战黑暗势力，只能进不能退，最后将了“大人物”的军。而另一方面，过河之卒也有一种悲壮感，就是一念之间做了选择，无论黑白正邪，何尝不是“只能进不能退”，命运这盘大棋一直在下。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女主角的靴子

热播剧《好事成双》收官之时，很多人更期盼看的，居然不是女主角的结局——她能收获霸道总裁矢志不渝的爱，以及姐妹团的守望相助，这毫无悬念——反而是反派渣男如何收场，牵动不少观众的心，因其人设始终没崩，甚而成为坚持观剧的一大动力。真善美显得悬浮与陌生了，还不如反派来得亲切，连女主角千年不换的那双长靴，也时不时被拎出来遭人吐槽，“这靴子救过她的命吧，一穿就是36集”，这样的反馈到底有些出人意料。

拿一双靴子说事，未必是观众小题大做，而是嫌弃刻画主人公时的刻板与力不从心。照理说《好事成双》里的大多造型设计还是贴合人物的，比如剧中的职场女性，不停更换各式小香风套装裙，既有人显出强作欢颜的“精致穷”，也有富二代借此展示优渥家境，衣品直接将人物划为三六九等，虽然残酷，但是直接。到了女主角，休闲西装、风衣、牛仔褲、长靴，始终是一派人淡如菊，基本与妖艳风情划清界限，但是看久了也腻。

现代都市剧毕竟与现实生活太过贴近，情节桥段观众或许不敢妄议，但对于剧中的服饰箱包、香水美妆、数码产品等人间细软，可说是如数家珍，也就难免吹毛求疵。对于女主角那双长靴的责难，其实也并非说它是细节破绽，不符合人物风格与品味，而是嫌它如此高调，又如此苍白，除了凸显人物的飒爽干练，再不提供其他解读的可能。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里说，“我临海而立：大海的确不含有任何信息。但海滩上，却有那么多的符号学材

料！旗帜、标语、指示牌、衣服，甚至涂上防晒油的褐色皮肤，在我眼里都算是信息。”看似身外物，把人物紧密包裹，它们理应提供更多言外之意。

比如在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里，新垣结衣饰演的职场女性，刚出场时走温柔收敛的轻熟白领风，遭遇事业与感情双重压力后，她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抗议：改头换面。墨镜、皮衣、拼贴裙，还有一双铆钉皮靴，顿时气场全开，吓到了所有人。她并非临时起意，此前在酒吧见过一位前卫女性，暗叹过“她的靴子好帅”，于是有样学样。衣着风格的突变，代表了人物突破自我捆绑的意愿，哪怕用力过猛，还是让人觉得可信，一双靴子，也会说话的。

在北上海职场打拼，更是少不了这种“装腔作势”的姿态与狠劲。就像在今年的国产剧《装腔启示录》里，活在CBD的小律师，因为买不起大牌，偷偷去买剪掉吊牌的渠道货，结果第二天撞见上司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不得不开始研究物美价廉小众单品。不过在创作者看来，所谓“装腔”，既有攀比，也有伪装，还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揭开那些由华服、豪车、美酒装点起来的浮华面纱，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是在用力生活。

长风新

媒体人

花言峭语

民谣的皮囊

张玮玮发了新专辑《沙木黎》，并且开始了一轮以新专辑为主题的巡演，但新专辑中的歌，虽然让很多人沉浸其中，却也引起一个争议，这还是民谣吗？几乎全部用合成器完成的这些歌，还能满足人们对张玮玮音乐的期待吗？但另一面，已经有很多乐评人为这张专辑感到惊喜，并且把它列入2022—2023年的十佳专辑备选之中。

张玮玮生于西北，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音乐活动，起初，他是乐手身份出现，只偶然发布自己的创作作品，后来，《米店》等作品，让人们认识到他的创作才华。2011年的《白银饭店》专辑，则让人们意识到，他是一个独具风格的民谣诗人。“白银”这座城市，也进入音乐文学史，并成为当代文化中的地标性城市。

在那之后，他时不时提到新专辑和新作品，并且在演出中唱过《沙木黎》和计划中的《白银饭店2》中的《星期三的故事》等等作品，也带着一首《红房子》登上了去年的《我们民谣2022》。当时，这首歌的合成器表达，就引起了小范围争议，但那之后，他却始终没有拿出完整的新专辑，直到今年9月20号，他突然发布了《沙木黎》专辑，专辑中的作品，除了《永丰街》之外，全部由合成器制作，带着浓浓的电子风。因为过去三年，张玮玮一直在上海生活，也是和上海音乐人严俊合作，同时，也因为这张专辑风格的变化，很多上海媒体，已经称他为“上海音乐人”。

事实上，《沙木黎》里的地理核心，依然是西北。从形式上，它可能是民谣或者电子或者组诗，但从内容上，它其实是佛乐、圣歌，是忧伤、阴郁、诡异却又平静、光明的招魂歌，但它和“福禄寿”“珂拉琪”等等乐队的有心灵诉求的音乐不一样的，它是北方气质的、简洁的，音乐里的形象是几何线条的，但这种简洁，并不妨碍它的深邃。在这个地理背景的基础上，《沙木黎》是有世界观设定的——你没听错，音乐也可以有世界观设定。通过《沙木黎》里那些貌似晦涩朦胧的歌词，以及它所引用的文学或者音乐经典，比如莱姆小说《索拉里斯星》，和米洛拉德·帕维奇小说《哈扎尔辞典》，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由张玮玮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像莱姆的小说《索拉里斯星》里的那片胶状大海一样，可以映照人们的内心，储存人们的往昔，也像《星际穿越》一样，在多维空间里，有

一个藏在书架上的黑洞。可以任由人们穿行。

在那片往昔的大海里，储存着白银这个城市以及张玮玮的过往，那里有红房子（甘肃人都记得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冰激凌品牌）、白色夹竹桃、永丰街、蓝色衣服（工作服最常使用的颜色）、手术刀、金色沙漠、七十年代的夕阳。这些事物，在胶状大海里旋转，在黑洞里漂浮，似近还远，往昔中的人，和我们一前一后，坐上那趟名叫“索拉里斯星”的班车，和我们不曾分开，却又渺茫无际，唯有以问询、呼告、梦见相对，而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某处相会。

除了歌词中的引用，这张专辑中的歌，还使用了大量的采样，包括火车声、急救室的仪器声，等等，在《镜子》里，引用了荣格在1959年接受BBC采访时的声音片段，在那个采访里，荣格说，精神世界会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我们是存在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而在这首歌的末尾，是一位新疆哈萨克族音乐人说的话，那是一个有点羞怯，但非常真诚的声音，喃喃地说，我想和你喝到天亮呢，我们还会再见的，祝你做个好梦。这张专辑，不论是它在虚空中指认神或者灵，并且向他倾诉的方式，还是用这种连续连绵的诗篇，陷入深谷而后又走向光明的叙事，乃至它使用的那些有特殊意味的意象，还有对人声采样的处理方式，全都精准击中我，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它对我更有复杂的作用，它是抚慰，也是劝诫，更是洞彻。

前几天，在张玮玮巡演的杭州场开始前，他和我聊了一会儿，尽管几句话，却解开了我对《沙木黎》这张专辑的最重要的疑惑。不是一些歌吗？为什么要搞这么清楚？特别是此时此刻，这不是一种过分超过的闲情逸致。

因为，“歌”对于我非常重要。寄寓心灵的事物，和寄寓身体的房子一样重要。尤其是此时此刻，我们都需要一片胶状的海，一条通往过去的黑洞，让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而我们的外套是什么颜色，我们的心又是什么形状。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它是民谣是电子，根本不重要，那是音乐的皮囊，而音乐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皮相，而是心相。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与君歌一曲

长假前最火的歌是《乐队的夏天3》的《大梦》，朋友一茬又一茬地转发，一水的评价都是“热泪盈眶”。7分55秒浓缩一个人的一生，看似狂言，听进去又觉得确实如此。在瓦伊那乐队和任素汐质朴的声音里，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依次轮转，每个不同节点的“怎么办”，都有着长久挣扎后的淡淡哀愁。

也是在整整齐齐的转发和感叹中，想起了伍佰在演唱会上向歌迷们喊出的疑问：“你们才25岁，为什么听我的歌呢？25岁，怎么会生活有这么痛苦呢？”可如果时间倒转二三十年前，二十出头在异乡打零工、每份工作都做不长的伍佰，何尝没有痛苦？都市的灯红酒绿，照应出的只是的孤独，不然哪里来《挪威的森林》与《世界第一等》的代代共鸣。

所以原来啊，远处、身边的人们都一样。相似的无奈，同样的苦恼，不分年龄，不分地域，“识得愁滋味”是没人能逃过的宿命。别说25岁，更年轻的人们已然有了“怎么办”的烦恼。再往后，无奈的况味慢慢积攒，哪怕成就有时，满足有时，那些微小的、不能为他人言明的迷茫和苦楚，仍会在夜深人静时慢慢地蚀骨噬心，一转眼就跟了你大半辈子。

但一首歌能做的，至多是唱出共鸣，听出

眼泪。而“怎么办”，依然是每个人自己要面对的课题。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答案已在歌声中飘扬：问着“怎么办”的普通人，在生活的轨迹上继续往前走，直到白发苍苍。莫怨天莫尤人，命顺命歹扰是一生。

没有别的解法，只能过下去。《大梦》的妙处，是用流水账诉说，无力感原来也是一种生命力，一边问着怎么办，一边诚实地做出选择。坚守也好，逃离也罢，总会有下一个“怎么办”在等待，总会有下一次的挑战，证明这一生并不是那样的古井无波。当然，不同的歌，提供的都只是人生的一种注解。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你我的行囊里从来也不只有“怎么办”——就像同样唱哭了很多人的回春丹的《鲜花》，歌声里有“别害怕”的治愈，有永远开满鲜花的希望，有我们不能丢下的好奇与快乐。

所以也不得不说，珍惜那些能唱哭你的歌儿吧。发泄痛苦也好，重拾希望也罢，这一曲关于生命与时代本身的声音，让你我看见了更鲜活的自己——有泪，有愁，亦有路。

常原秋

媒体人